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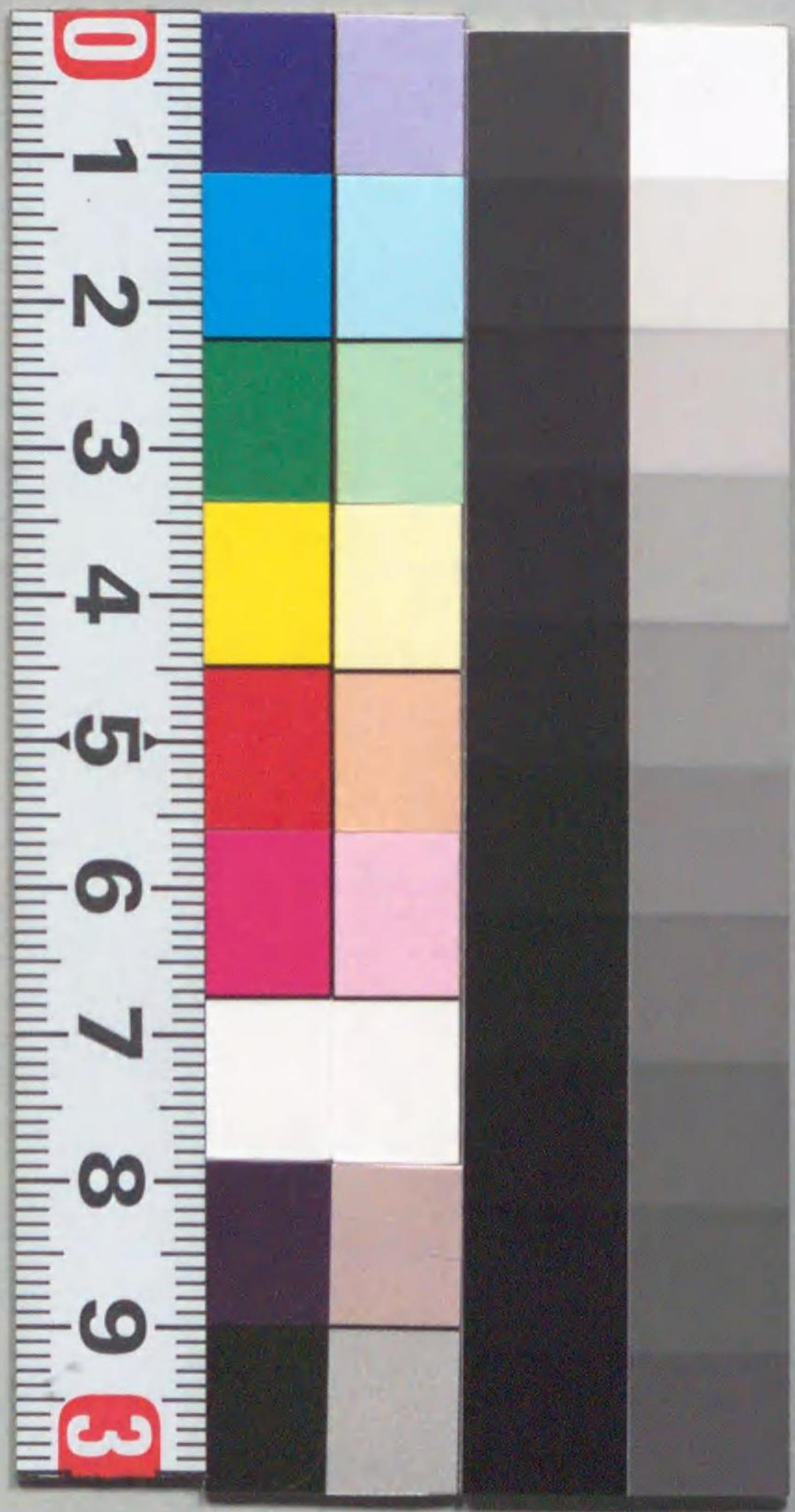
國史纂論

山縣禎著

五六

210.1

Y233k



210.1
Y233k



560830

國史纂論卷之五

長門 山縣禎 編



後白河帝。在位四年。傳位於皇太子。太子立。是為二
 條帝。諱守仁而政出上皇。後白河權中納言藤原信賴。為
 上皇所寵。稍預政。請任近衛大將。上皇將許之。信西
 諫曰。大將重任也。雖相家子弟。不敢輕與。況信賴乎。
 上皇默然。信西退。圖唐安祿山僭奢之狀。上之上皇
 未悟。信賴聞之。不安。稱病不出。時平清盛結婚信西。
 勢位踰源義朝。義朝鬱鬱不樂。信賴因結為黨。平治

元年冬十二月。清盛詣熊野。信賴與義朝等率兵夜圍上皇於三條殿。放火烧宮。殺傷狼藉。幽上皇於一品御書所。遷帝於黑戶御所。信賴自爲大臣大將。以義朝爲播磨守。

禎曰。孔子曰。君子事其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善事其親而不忠於其君者也。義朝既殺其父。亦何不叛其君哉。朝廷亦使義朝殺其父。是不獨教不孝於天下。又所以使爲人臣者不忠於其君也。逆臣踵起而肆其毒。

敬不亦宜乎。

信西素善天文推步。當白虹貫日。入奏上皇宴遊。不得面陳。因告宮人曰。將有變。速避之。直奔南都。踰信樂山。又見星變。謂我不免。乃穴地自埋。用竹筒通氣息。信賴遣前出雲守源光保索而獲之。斬首梟京師。禎曰。信西察天象。知國家將有變。宜急見帝而告變。與大臣謀爲之備也。乃徒告宮人而去。自爲避禍之計。朝廷倚重之臣。豈宜如此哉。大抵世之才學辨給之士。當其得志而用事。不無可觀者矣。

而一旦且臨利害變故之間唯爲全身之計不復顧
國家者往々是矣要之如信西亦唯險利小人而
已豈忠於其君者乎哉

信西姓藤原名通憲任日向守剃髮號圓空後改信
西其妻上皇之乳母也諸子皆布列顯要源義朝嘗
求婚信西信西報曰我子學生汝所得而婚乎遂與
平清盛約納其女義朝銜之

源君美曰信西嘗警賴長以宜學問以長才智而
不知學以成德也不獨使賴長失其身信西亦不

令終此由以才智爲學之謬爾

栗山愿曰信西奮然以邦家爲己任保元之治有
可觀焉惜乎徒知義朝非己之類而不復知清盛
亦非己之類也徒知信賴任大將非所以保其身
而不復知使其子居顯官美職亦非所以保其身
也庸人常明於所公智者多暗於所私豈特信西
也哉

平清盛在途聞京師之亂而大駭乃與衆議方略或
曰宜疾馳討賊也或曰宜募兵於南海合衆而討之

衆議未決其子重盛曰賊兵雖得利起事之初衆心未一雖大兵易拉耳不乘此時衆心既和守備既完勝之難矣不如還六波羅速擊之也清盛然之引兵還六波羅

永井定宗曰兵猶炭火也火氣雖熾未徹炭心則浸水可消覆灰可滅火氣既和炭心則難容易消矣兵亦然也其勢雖盛衆心未和謀慮不一則攻易技擊易破人心既和攻守備全則勝之難矣宜哉重盛欲及起兵之初而速馳討賊也若微重盛

之決策則清盛失機必矣一失機則他日戰大勝二帝永陷檻穽都人大被其害宮室灰燼京師變為榛棘之地矣二帝早脫虎口洛民早免賊害者重盛之計略有得其機也

清盛既還密遣藤原尹明於大內為奉迎謀藤原經宗藤原惟方亦悔黨賊勸帝出宮帝乃著宮人服出藻壁門重盛等迎駕于路入六波羅第百官諸司相繼而湊上皇亦變服幸仁和寺帝使重盛討信賴義朝戰于六條河原大敗之義朝東奔信賴潛至仁和

寺求哀。上皇。上皇爲手書。請宥其死。帝不聽。命斬之。悉捕其黨。襁反黨七十餘人。官職賞清盛重盛等功。授官進位有差。

栗山愿曰。當邦家無事。上之人欲振興廢墜。以文飾昇平。則措紳之士。不得不進。其人也。必鑑戒古。今有所退省而至。得其志。傲慢奢侈。不能保終。當天下有事。則介冑之士。不得不進。其人也。奮搏迅鷲。以務乎自效。而放橫不法。無復所忌憚。其始乎忠功。以起身。而終乎凶悖。以亡家者。往往是矣。是

時車駕幸清盛家。攝關公卿奔走其門。挾天子以令將士。所忌義朝。舉族伏誅。功名無復。比肩武臣。威望之盛。源平以來。蔑有也。安知不異日將相之權。既根于此。歟。又安知不異日赤族之禍。亦已原于此。歟。

關義寧曰。吾聞之。與其溺於人。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後白河之謂乎。己寵信賴。因取顛覆之禍。而未悔。又爲信賴手書。請其死。甚矣其溺於人也。

永曆元年春正月。內海莊司平忠致殺源義朝。及鏤田正清。初義朝敗走。東至尾張。投忠致之家。忠致待之甚厚。義朝欲赴關東。忠致固留之。一夕為具湯浴。伏壯士三人於浴室伺間。刺之時。義朝從士金王執刀侍側。以故不得發。義朝求浴衣。久之不進。金王自往取之。壯士遂入刺殺之。送首京師。梟之。左獄正清忠致女壻也。從義朝在其家。亦併殺之。

史論曰。義朝驍猛冠絕一時。而溪壑之欲。終不可盈。去順效逆。無所顧忌。原其無君之心。在於旗鼓未交。戎服昇殿。與禍亂既平。爭存馬頭。推此心也。何所不至。故朝廷使之殺父。則殺之。信賴誘之。使反。則反。既知殺父之為逆。而故犯之。則干紀亂常之事。靡所不為。皇天后土。豈能容乎。內海之誅。死天特假手於平忠致耳。

栗山愿曰。虓虎投窞。誰不快乎。殺之也。窮鳥入懷。誰不惻乎。放之也。有罪與無罪也。自古逆賊。世有而未有。義朝也。蓋忍乎弟。有焉。忍乎子也。甚矣。忍乎子。有焉。忍乎父。亦既酷矣。既忍乎父。又將以忍。

乎君也。雖忠致不忍乎誅而天下將忍而誅焉。世以惡淨海之甚而至義朝則不之罪。反曰忠致源氏世臣弑其君義朝故逮賴朝復仇無遺族名義之不明也。其如此夫。夫忠致高望王之後世任王官世司王邑大江匡房摩舉一條帝得人以平致賴列源賴光之上賴光者義朝之先而忠致乃致賴之胄也。世來位祿未必在義朝之下聞其為邦誅賊未聞為下弑上也。若謂之忍殺投我之窮鳥則似也。而義朝乃食人之虎執之者無禁而阱

之者有功。今將不惡嗟人而惡為之阱不亦悖乎。自源賴朝之後稱呼名號既已亂而稗官小說從而錄之是非之淆真好惡之相反豈特此也哉。

秋八月立太皇太后藤原氏為皇后。后大納言公能女嘗為近衛帝后。帝聞其美納之。群臣皆以為不可。上皇亦數為言。帝不聽。曰朕聞天子無父母。雖前后亦何傷也。遂冊為后。時人謂之二代后。

帝於政事一詢關白。不欲使上皇知焉。近臣用事者上皇逐之上皇。嬖臣帝貶黜之。放流相踵。人懷危懼。

時論謂帝長於政事短於孝道。

禎曰孝經云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昔舜為

天子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漢高祖有天下五日

一朝太公尊太公為太上皇我仁明天皇之在

位也以時朝太上天皇又朝太皇太后而不懈

恭謹崇敬盡事親之道當是時舜倫篤於上而教

化行乎下海內清寧稱為仁孝之君矣今帝不

法祖宗之明德而傲然謂天子無父母以其祖母

為妻瀆亂倫理而不知愧也是雖一時以此言拒

群臣之口然觀其與上皇不協事事悖上皇

之所為是其心以父母為無者也當是時今倫廢

於上而亂賊興於下天下之無道未有甚於此時

者矣自此之後兵革相尋皇威日衰權去王室蓋

亦有以哉

左大臣藤原伊通憂朝廷紀綱之日廢為意見一篇

上之其略曰聖王不棄人取其所長猶良工選材曲

者輪之直者轅之夫如是故世無遺才又曰治平已

久上下安逸若反側之徒乘時生心其禍難測臣聞

嵯峨帝引坂上田村麻呂將近衛逆徒落膽小一條院舉源賴義白河帝召平忠盛侍衛禁內皆備豫不虞也近世宿衛無人雖藏人在安卧旁室召而無應者非所以重聖躬也又曰帝王之學非謂善詩賦要知治體也君學之以使臣臣學之以事君則天下自治若徒工詩賦不達事情者無益國家世當有經濟之才請選而用之凡人臣專為身謀而不通世務者朝廷之罪人也

禎曰伊通之言皆切當世事務矣雖然當是時朝

廷綱紀日弛後白河以上皇為政於院中藤氏

丁門各營私家不復以國家為慮如伊通者雖有

志於振綱紀下人之力固不能回頽波支崩厦天

下之威權漸歸武門朝廷日衰替以至大亂天下

之太勢遂變可勝歎哉

不條帝之立也年甫二歲明年以憲仁親王為皇太

子憲仁上皇後白河第五子於帝為叔父帝年三歲而

太子六歲仁安三年春二月帝讓位皇太子稱新院

時年五歲未冠之上皇自古無有皇太子立是為高

倉帝

史論曰。襁褓之主。古所未有。中世以降。或不能無。然未冠而為上皇。與以叔父為皇太子。皆前古之所無。而後白河上皇之所為也。叔姪易位。昭穆不協。何以垂訓後世哉。

栗山愿曰。立君必定於一種。而君臣之分嚴矣。立子必定於正嫡。而嫡庶之分明矣。可以定民心。杜覬覦也。所謂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分定故也。今叔以姪為父。少以長為子。則父不父。而子不

子也。何以防臣之不臣也。

仁安二年春二月。平清盛陞從一位太政大臣。夏五月。辭官。削髮曰淨海。

賴襄曰。吾嘗論平清盛不臣。皆倣藤原氏所為者。不可獨罪清盛。而使其勢驟至此者。後白河上皇也。初上皇以無望之親王。忽得太位。而恐失之。故倚有望之武臣。以為重保。元之變。清盛功勞不及源義朝。而賞則過之。及上皇禪位。二條帝欲已聽其政。如白河鳥羽。而帝與其親信

國史集論 卷之五

謀不使。上皇逞志。上皇已喪信西矣。尤倚清

盛及。帝崩太子立。上皇又欲別立其所愛。又

借清盛之力以爲高倉之所出。平氏而其舅無

望。清盛亦平氏而威名顯世。是可倚以爲大援也。

於是驟進其官爵。自內大臣直超拜太政大臣。是

顯然以異時外戚攝政之地與之也。夫清盛虎也。

上皇傳之翼。清盛以爲既與我以藤原氏之地。

藤原氏之所爲無不可爲也。於是納女爲后。立其

所生爲天子。已爲外祖專政。族類列卿相。莊園跨

天下。而天下之兵役屬其大半。則出藤原氏之所

不及。於是爲其所未爲。亦莫足怪也。天下之兵半

屬平氏。半屬源氏。源氏之意則以爲彼之所爲我

何有不能爲。是以奮起取而代之。如雙虎相鬪。一

斃一在在者負隅。上皇懲而不復櫻之。建久之

事是也。後鳥羽上皇櫻之大傷。承久之事是也。

承安二年秋九月。宋明州刺史上書獻物。稱謂無禮。

下群臣議之。大外記清原賴業曰。朱雀一條之時。彼

所贈牒狀。稱呼無禮。卻而不受。承曆中所贈。亦曰賜

所贈牒狀。稱呼無禮。卻而不受。承曆中所贈。亦曰賜

國史集論 卷之五

日本國而受之時論非之況今明州刺史而非宋主乎古昔使聘相通用敵國禮而今受非禮之信恐虧國體宜卻之不聽

栗山愿曰昔淡海公奉敕撰職員掌遠人謂之玄蕃萬多親王區姓氏秦漢之裔收之諸蕃源親房亦曰彼以我為東夷猶我以彼為西蕃也近學墮乎市井文不振乎搢紳懵乎舊典而不之察或呼元明為中華自稱為東夷殆幾乎外視萬世父母之邦而侮蔑百王憲令之著矣昔隋主贈書曰皇

帝恭問倭皇廷臣猶疑其無禮況以一州刺史上書失儀乎當從賴業之議而納信報答非所以示國體於遐邇也

嘉應元年上皇

後白河

薙髮曰法皇權太納言藤原成

親北面藤原師光有寵於法皇師光剃髮改名西光治承元年成親與藏人源行綱檢非違使平康賴及西光等圖滅淨海數會議法勝寺執行俊寬鹿谷別莊法皇亦將臨之僧靜憲諫而止既而行綱負約告之淨海淨海乃殺西光流成親於備前將幽法皇於

鳥羽以重盛切諫而止。三年秋七月。重盛薨。冬十一月。淨海率兵入京師。法皇憂懼。諭以不復與政事。淨海不釋。罷關白基房。奪太政大臣藤原師長。權大納言源資賢以下。親近法皇者三十九人。官職流師長于尾張。幽法皇于鳥羽。

禎曰。法皇初為藤原信賴所拘。再為淨海所幽。三為源義仲所辱。信賴淨海等之凶逆。固亡論也。已。當是時。上廢教化。而無復君臣父子。嘗流崇德上皇。又使源義朝殺其父。上之所為如此。是以

逆臣相踵。興鴟張跋扈。至數幽辱至尊。亦唯自取也。夫人道者。倫理而已矣。天下一日廢人倫。何以能治也哉。

淨海專政。跋扈日甚。重盛憂之。屢諫。諍兇暴為之少息。治承三年秋。重盛病篤。會醫至。自來。淨海勸令治之。重盛辭曰。命者天之所賦。治療何為。重盛備位大臣。不可私見異域浮浪之客。竟不見焉。薨年四十三。史論曰。平重盛兼文武之資。抱將相之器。平治之亂。摧堅挫銳。奮庸戎馬之間。陳謨廟堂之上。蓋祥

麟威鳳希世而一見者也。遭父不良，悉心諫爭，重盛在則淨海不得肆其惡，而君臣有所倚賴，重盛沒則凶虐滔天，宮闕震驚，不待智者而後知之。此一人之身而係天下之安危，豈可效晉士燮之畏慎，祈死哉？誠不得已也。父子天屬之親，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重盛既以兵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故寧速死而不忍坐視其覆亡，其志亦可悲矣。惜夫天資之美有如此，而不知嚮方也。祈死雖出于不得已，而夷考其行實為釋教所蠱惑也。使之少聞聖賢之道，則必有善處之矣。

安積信曰：議者謂重盛以兵諫，父是襲鬻拳故智也。豈人子所宜為哉？予謂重盛之事與鬻拳不同。鬻拳諫君，蓋不過楚主一時之過，而擗然以白刃脅之，無乃犯君臣之分哉？重盛異于此，清盛欲幽上皇，是悖逆之甚者，重盛雖諫止，猶恐率然舉兵向闕，故聚師旅，威之出于萬不得已，其至誠惻怛，有感動人者，故清盛收手，天子感泣，以為至德，固與鬻拳輕重相懸，議者概論之亦已誤矣。雖然，以

兵諫父聖賢無此事。重盛雖出于一時之權宜，不可以訓天下也。

禎曰：世傳重盛憂淨海兜暴，祈死於熊野神而薨。此言難信。夫死生有命，不可祈而生，亦豈得祈而死乎？觀重盛却宋醫之言，似知命者，而曰其祈死者，恐世俗謬傳已。雖然，當是時舉世咸惑釋氏，則雖重盛之賢，亦豈必無是事哉！大抵野史多成乎釋氏之徒，多傳會之說，則要不足悉信也。已。

治承四年春二月，高倉帝讓位於皇太子。安自清盛

跋扈。法皇幽厄，帝常憂之。至是遂內禪。帝性仁孝，建春后喪，哀不能勝，殆廢寢膳。當除服，侍臣進吉服，帝不忍，涕淚淋漓。群臣無能仰視者。受學清原賴業，才藻英發。初幼時，有獻楓樹者，帝特愛之，命藤原信成守之。下日侍了，剪枝煖酒，信成驚懼，具奏其狀。帝從容誦唐詩曰：林間煖酒燒紅葉，誰教仕了作此風流。無復所問。嘗夜聞婦人哭聲，使人問之，曰：妾，幸婦素貧，製一衣極艱，今新製朝服，而妾為盜所劫，奪欲再製之，則力不能辦，妾無辭以反命，是以泣。其人還報。

帝惻然曰。朕聞堯民以堯心爲心。今朕不德。使人爲盜。是朕之恥也。乃召女子。問其色樣。賜中宮御衣。而遣之。其仁恕如此。以養和元年正月。崩。年二十二。朝野悲哀。法皇嘆曰。使帝久在位。則延喜天曆之治。可復見。非特朕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史論曰。漢唐人主。皆以孝爲謚。蓋以天之經地之義。莫大於孝。而孝子善述。人之志也。帝之仁孝。稟於天性。故無聲色狗馬之娛。而唯欲得法皇之歡心。以爲樂。然遭時屯難。強臣制命。法皇居

危懼幽辱之地。而帝不堪其憂。淨海欲握外祖之權。而帝亦厭其凶暴。權以濟事。巽以成志。約法皇之難。盡爲子之道。孰謂一條帝之弟。而有純孝如此者乎。遜位未幾。竟以憂崩。雖政教未洽。平四海。而萬姓哀慟。如喪考妣。莫非仁孝之效也。儻以上謚之例。議之。可不以孝稱之哉。禎曰。帝聞婦人之遇盜。而惻然哀之。不怒盜。而自責。以爲過。可謂知爲治之本矣。惜哉。其不久在位。法皇以爲天下之不幸。誠宜矣。

夏五月。法皇第二子。以仁王。與從三位源賴政。謀起兵。誅淨海。下令旨於諸國。圍城寺興福寺。僧徒皆應之。初。賴政有怨淨海。激以仁王曰。法皇幽辱。王忍坐視乎。遂勸以與諸源戮力。誅淨海。奉王即位。以仁王使散位宗信。作令遣藏人源行家。領示之於諸國。既而謀泄。淨海遣兵圍以仁王高倉邸。王奔園城寺。時延曆寺變。約南都。大衆未至。賴政慮園城寺地勢不便。且兵寡難久保。遂奉王赴南都。王倦困屢墜於馬。於是駐軍憩於宇治平等院。淨海遣左兵衛督平知盛。藏人頭平重衡等。將兵二萬餘。追擊之。戰于宇治。以仁王賴政敗死。

史論曰。賴政勸以仁王。以舉大事。其志有足壯者。然恃僧兵爲輕重。反受其累。非策也。爲敵所逼。據平等院。非地也。事皆出於急遽。倉皇非有深謀遠慮。庸有成乎。然君子不以成敗論人。當是時。法皇被幽。新院危若綴旒。非藉以仁王之令旨。則義旅何由而興。臨死慷慨。不失武臣之節。其所激勸。淬礪者多矣。異日源賴朝殄滅平氏。豈非賴政首

倡之力歟。

栗山愿曰。以仁王之徵兵也。令曰即位行賞。每讀之。未嘗不悵然嘆惜也。當急難倡義之初。縱令賴政有韓袁上號之請。而王宜有劉虞厲色之言。顧乃幸禍亂務自尊崇。此王亦叛君父耳。何以能討淨海哉。然則王無功乎。曰淨海緣亂離建奇功。以舉朝無識。柄用太過。專務鴟張輕蔑王家。終幽閉。法皇脅迫。上皇賤斥。丞相大臣以擁立外孫。襁褓之孺子。罪惡貫盈。弑逆且且。夕當是時。未有

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內向者。而王欲以邃宮軟質。灑血投袂鼓舞。緇徒罪隸以與平氏百萬之兵抗。雖事不成。而木義既已伸天下。豪傑賴以起。義旗賴以奮。扶皇家之將顛。出法皇于幽厄。果誰功也。義仲欲立北陸宮之子。正以此也。王豈無功哉。

中井積德曰。賴政之舉事為其子報怨也。又作危言。中於以仁曰。王宜立者。賴政其一亂臣哉。以仁乃以為然耶。是求為帝也。非誅亂則以仁亦一賊

臣耳。夫以亂賊臣子，雖舉天下被其澤，仁者且不食其粟矣。

八月，伊豆流人源賴朝奉以仁王令，起兵將討平氏。遣安達盛長募兵東國，伊豆相摸豪傑來附者衆。九月，進陣石橋山源義仲亦起兵信濃，應賴朝移檄而募兵，聲勢日熾。

林道春曰：平氏之流賴朝于豆州，不得其處也。彼父祖之士卒多在東州，故其燼易發。平氏於是失刑矣。

禎曰：賴朝以伊豆一流人欲起兵以討平氏之暴，以報父讎，其志可謂烈矣。義仲起兵應之，欲乘時以興源氏，其志亦壯也。奉以仁王令，則亦非私起兵者也。然至賴朝得志於天下，而擅兵馬之權，則其罪不可掩矣。如義仲入京師而驕橫犯法，住寺戮辱朝臣，則悖逆亦已甚。粟津之敗，取夷滅固宜矣。

安達盛長齎檄，招關東將士。三浦義明稱大得檄大喜，遣其子義澄、孫義盛等將兵三百餘從賴朝于石

橋山未至道聞賴朝敗走引兵而還保衣笠城畠山
重忠河越重賴等來攻之城兵連射拒之義明勸士
卒將出戰義澄等止之執轡擁而入城其夜義明集
子孫諭曰城兵皆疲不可復戰意源公必全身在房
總之間汝曹宜乘夜出城一會麾下坂東之士皆源
家臣僕義旗所指望風自歸我筋力衰耗步騎不便
與汝等同去恐不得免不如留守此城一戰快死我
九十之年不足惜也惟不見源公成業爲憾而已淚
下歔歔親屬飲泣固請扶行不聽義澄等不得已攬
泣而去明日城陷義明遭害時年八十九

史論曰義明欲以死勸子孫立功名在義明則得
矣而義澄等爲之子孫乃不能以死護之何也當
是時義澄與賴朝君臣之分未定其視父與賴朝
孰重孰輕安得棄其父而趨之且義澄兄弟及孫
義盛等皆素驍勇得一人足以扞禦或不幸不免
與父同死亦不失爲孝子慈孫矣今徒知從父命
之爲義乃愬然去之而不顧豈爲人子者所忍爲
哉可謂不孝之甚矣

禎曰。東國將士思源家舊恩久矣。觀於義明之言。可以知其恩義結人心之非一日也。賴朝起兵關東。速成大業。蓋有所由矣。

淨海既幽。法皇於鳥羽。流關白基房於備前。恣意兇悖。時畏其威焰。無敢言及。源賴朝起。帝召群臣議。權中納言藤原長方進言曰。昔漢祖唱仁義。匹夫而就大業。將門謀叛逆。六親俱罹戮。仁暴之鑒。和漢炳然。賴朝孤身揚兵。四月之間。應者十餘國。蓋人心思亂。靡然從之。爾是無他。政事不協。天意人心之所致。宜

使法皇聽政如初。基房還職。改絃易轍。悔過遷善。則庶幾天意可回。兵亂可弭矣。坐者失色。淨海聞而內懼。於是奉法皇如初。還基房于京師。

史論曰。長方言事精暢。有通變之才。議論侃侃。不負所學。當時不多見者也。

禎曰。初清盛之遷都福原也。輿論汹汹不已。清盛朝與公卿論兩都優劣。衆無敢發言。長方獨數新都不利。稱舊都壯麗。不敢少迴避。清盛默視無語。未幾奉帝還舊都。人或謂長方曰。向也子何不

攝相國長方曰。吾故為清盛地也。大抵人之立異也。後必悔之。乃欲更之。未有因也。今吾乃察其有悔心。故敢言以牖之耳。聞者歎服。以此觀之。長方非獨能敢言抗論。不懾威焰。亦有能察機通變之材。是以能回凶暴之志如此。

養和元年閏二月。淨海薨。源義仲戰屢破平氏。壽永二年秋七月。進據延曆寺。法皇夜出宮。潛幸之。平宗盛挾帝及神器奔西國。法皇以京師無主。立高倉帝。第四子尊成。為法皇之太子。即日踐祚。是為後鳥羽。

帝初安德之播遷也。法皇諭宗盛。還車駕於京師。宗盛不奉詔。時右大臣藤原兼實上言。天下不可一日無主。而曠位。至今北民無所繫心。頃者盜賊數起。里閭騷擾。職是之由。此宜立主。一也。平氏挾帝號令天下。吾無主而討之。師出無名。此宜立主。二也。祖宗之制。無劍璽。則不得即位。按國史。繼體帝即位以前。稱天皇。稱踐祚。及得劍璽。乃即大位。與今事正相類。可以準據。此宜立主。三也。有是三宜。不早定策。何以塞亂源。而遏姦軌哉。法皇嘉納。遂立後鳥羽帝。

青山延于曰。當養和帝之播遷西海。京師無主。藤原兼實勸法皇立後鳥羽帝。其言以為朝廷無主而討平氏師出無名。蓋兼實以立主為處權之宜。殊不知其所以處權者。適足以開亂源。長厲階。當是時。為之計宜速。命將出師以迎鸞輿。使平氏之徒知法皇曠位而待。帝安知其不悔過而還鸞輿於京師哉。萬一鸞輿不還。有意外之變。然後立主京師。庶幾得處變之宜矣。不計出此。速立新主。不知正閔所係。何以異於元魏孫騰說高歡而立廢帝哉。延元以後。南北分為兩統。由兼實作俑。可不哀哉。

禎曰。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安德帝尚存。而京師別立主。是有二王也。其悖理亦甚矣。易云。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夫民有二君。天下何以能定乎哉。

源義仲在京師暴橫掠法皇莊園。縱士卒侵牟良民。於是車駕幸法住寺殿。徵延曆寺園城寺僧兵以備義仲。義仲圍法住寺殿。縱火燒宮。殺傷百餘人。遂逃。

法皇削諸貴臣藉壽永三年春正月源賴朝使其弟
範賴義經將兵討義仲戰于宇治勢多大破之義仲
伏誅二月敕賴朝討平宗盛範賴義經乃進大破平
氏於一谷宗盛等奉帝德安泛海奔讚岐範賴義經歸
京奏捷德安源賴朝之舉兵也奉以仁王之令以討平氏之
暴及義仲跋扈法皇幽辱而又遣兵以討其虐
其事皆正矣是以義旗之所指莫不摧陷殘滅孰
敢當之是其所以開霸圖也

六月源賴朝奏法皇復平賴盛及光盛官爵初平治
之敗賴朝與兄義平朝長隨父義朝而東走路遇大
雪與父兄相失為尾張守平賴盛家士平宗清所執
送六波羅清盛命囚之宗清家宗清待之甚厚自清
盛後母池氏乞之於清盛以免其死於是流之於伊
豆蛭島賴盛者清盛異母弟池氏所生也賴朝之討
平氏遣人諭賴盛以故賴盛獨留京師既而賴朝致
書招賴盛及宗清賴盛乃語宗清欲與俱宗清曰君
將兵征討臣敢不前駐今平氏覆敗闔族流離而挾

國史補
卷之五

十一

舊東行受報賴朝獨不愧于心乎遂辭不往赴西州
賴盛至鎌倉賴朝厚遇之乃奏復其官爵與之食邑
禎曰當是時天下滔滔唯利之視不復知義理羞
恥之爲何事也宗清獨舍利而取義非其見之卓
絕其守之堅確亦安能至此哉其清節可以風勵
百世矣而賴盛貪饒獨無愧乎其心何耶或曰宗
清之救賴朝是養虎而貽害者也平氏一門至顛
踣覆亡者實基於此宗清豈得追其咎哉曰然然
初宗清之救賴朝義朝父子既亡於是惻其僕然

無所恃以爲藐諸孤復何能爲乃請池尼而免之
不暇慮後患而已雖然義朝者逆賊也賴朝雖幼
從父而叛則罪固不得免誅宗清以王法處之可
也况他日闔族滅亡基於此則宗清亦奚得免其
咎哉君子於人功罪不相掩是其是非其非可矣
文治元年春三月源義經大破平氏於壇浦四月奉
建禮門院及鏡臺入京師源賴朝以勦平氏功超叙
從二位五月義經虜送平宗盛父子於鎌倉初義經
之在西海也頗不循賴朝節度梶原景時因譖之賴

朝於是賴朝不聽其入鎌倉。義經留腰越驛作狀。因大江廣元陳情。賴朝竟不見。八月以義經任伊豫守。義經薄其賞。益恚賴朝。時源行家亦與賴朝不協。義經附結之。冬十月。賴朝遣僧昌俊于京師。襲義經。堀川第不克。昌俊敗死。義經至法皇宮。迫請討賴朝。之詔。法皇不得已。下院宣討賴朝。時右大臣藤原兼實議曰。追討之詔不可輕下。宜勅賴朝曰。義經有罪。則當致之鎌倉而誅之。不宜騷擾京師也。然義經於卿功固大矣。罪安在。速奏之。若賴朝不奉詔。則處之違

勅以聲其罪如此。言順名正。不然弟討兄。王師誅無罪也。法皇不聽。遂賜院宣。賴朝聞之。親率諸將討行家。義經進至黃瀬河。十一月。義經與行家走鎮西。賴朝聞之。還鎌倉。於是恚法皇不肯入朝。

永井定宗曰。源氏數世不乏將器。而其老韜略。義經最爲傑然矣。惜哉其慣偏武。闇太義。誇功侮士。遂爲衆所疎也。然義經未有大過。賴朝棄其大功。而廢天倫。何耶。顧賴朝素畏義經。勇才是以欲託其過而除之也。噫。賴朝苟欲天下無虞。則宜賞功。

舉賢以至誠御衆也。而徒以權詐殺戮耀武威。義經既死。天下豈無義經乎。父子三世親親相殘。四十餘年。爲北條奪其威柄。亦宜哉。

栗山愿曰。賴朝不怒乎賜院宣於義仲。而懟乎賜義經。何哉。方諸平未滅。闔域雄視也。將以推尊王室。攬天下之心。所以不得怒乎賜義仲。詔也。至外患既除。滅福在己。則所惡唯名分耳。將以揚朝廷之非。而掩己之罪。託於正。以售不正。所以義經謀已。公然怨怒。不敢入朝也。義仲驚悍。無足道者。反覆時勢。湊會事情。則賴朝之詐術。亦不得逃於千載下。

青山延于曰。甚哉。法皇之不明也。方義經之請院宣使。法皇用兼實之言。安有取怨於鎌倉。而納侮於天下哉。且賴朝果有罪邪。不宜與以殊賞。賴朝果無罪邪。不宜加以刑戮。夫刑賞與奪。國家之大柄。人主所恃以爲治者也。朝賞而夕罰。前與而後奪。使人不知所適從。法皇之舉措如此。紀綱安得不壞。朝廷安得不衰。宜乎祿去王室。而權

歸入臣也。

禎曰。賴朝之殘忍刻薄。不待言矣。義經以私怨請討賴朝之詔。亦甚矣哉。義經既不容於其兄。宜自省自責而已。其在西海而多不循賴朝節度。其進官昇階。亦非賴朝之意。又自誇其功。以為割天下之半。而得之。亦不為多。其豪邁勇悍。每多不遜。意是所以為賴朝不容也。夫多功者。見忌。名盛者。來誚。自古而然。義經盡自罪自責。謹慎敬畏。以盡事兄之道矣。而不免命也。其迫法皇而請詔。欲以

討其兄。亦何逆也。

源賴朝遣北條時政守護京師。因用大江廣元之議。使時政奏曰。行家義經逃亡。難輒搜捕。若隨聞發兵。則郡國虛耗。其費不貲。請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就所在逮捕。則可不勞而自定矣。常賦之外。計畝課兵糧。又請為六十餘州總追捕使。自是兵權歸鎌倉。朝廷失控馭之術矣。

栗山愿曰。平治以降。王室不靖。當高倉安徳之間。上之君王遭幽。下之元元塗炭。賴朝攘一臂。

而天下響應。救蒼生於溺。援神器於危。上下咸受其賜。微管仲。誰保祚之不左也。而其巧譎百端。束縛馳驟。遂擅兵馬之權。殆擬端拱之重焉。於是賴朝之功。不得以掩其罪矣。

尾藤孝肇曰。廣元有經世之略。而不用。乃予源大將軍。以爲謀主。鎌府霸圖之興。廣元功居多焉。何其朝家之愚。而鎌府之智哉。宜乎王道日替。而伯業之盛。

賴襄曰。我邦先王。常自儉。以撫其民。撫其民。所以豐其食。其食豐。故其兵強。以威制海外諸國。是王政所以興隆。禮文所以備具也。其後徒事禮文。而遺其本。流爲奢靡。克疆其民。而委兵於將吏。將吏自以其計策。蓄糧餉。養士卒。而朝廷不省。是王政所以衰頹。而武門代之興也。於是置守護地頭於諸國。以掌兵。每段課五升。以調食。而天下一變矣。又曰。擇六十六人之吏。以宰海內。民者。王政也。及其政衰。乃擇六十六人之將領。以理海內。盜賊。是鎌倉所以成霸業也。雖然。使時勢至此者。必有由。

焉。上之人不用心於民。而吏以納貲進非。紕袴乳
臭之子。則慧黠貪汗之人。知多取租稅以資其私
而已。加之相家之專權。其私采封邑所在。犬牙以
妨礙吏治。假使有公廉勤幹者。不能盡其職分也。
是以拜國司者。多不欲往。徒遣其下僚代往。或因
其地方豪族代任。所謂目代也。目代以監稅兼捕
盜。故謂之追捕使。是追捕使之名所由而起也。故
鎌倉因當時所目習口慣者爲名。而請之。而朝廷
易於許之。所謂追捕使於國司。則曰守護於莊園。
則曰地頭。亦皆因前此所有也。其名因前此所有。
而其實遂成前此所無。自此以還。捕盜者及兼監
稅。其名輕而其實重也。

禎曰。前此藤原氏平氏秉天下之權也。皆挾官爵
之貴。藉外戚之勢。以爲重焉。然猶天子之大臣。而
擅威福者也。故其身雖貴重。天下之土地。非其有
也。鎌倉氏則別建府於鎌倉。以土地兵馬之權歸
之於己。挾此以令天下。賞功報勞。必割地以與之。
天下之武士皆歸焉。賴朝辭。不納言。而東歸。不敢

以官爵之貴。遍朝廷。而其威權之重。則非復藤平
二氏之所及也。自是而後。天下之土地人民咸歸
武門。朝廷措紳。徒以官爵自高。武弁之士。乃以甲
祿相誇。天下之勢。於是乎判然矣。鎌府與京師相
對立。而天下之權勢全歸焉。是賴朝於我東方。所
以肇開霸王之業也。賴朝之歿。此業其不臣之迹
雖可惡。其實則朝廷失馭。將門代之而起。勢不得
不然也。已。

源義經逃赴奧。託藤原秀衡。秀衡館之衣川。無何秀

衡卒。文治五年。賴朝奏請。敕秀衡子泰衡。誅義經。閏
四月晦。泰衡遣兵襲衣川。壘鷲尾。經春等力戰。死於
是。義經刺殺妻子。遂自殺。時年三十一。泰衡傳首。鎌

倉。

史論曰。義經智勇兼備。雖韓白無以過焉。故能鑿
平氏於西海。建不世之勳。然恃功專恣。不思善後
之策。醞釀讒戾。兄弟不能相容。身爲亡虜。流離狼
狽。可勝痛惜。世傳義經不死於衣川。館遁至蝦夷。
不知其果然否也。今考東鑑。閏四月己未。藤原泰

衡襲義經殺之五月辛巳報至將致首于鎌倉時
源賴朝慶鶴岡浮圖故遣使止之六月辛丑泰衡
使者齎首至腰越漆函盛之浸以美酒賴朝使和
田義盛梶原景時檢之己未至辛丑相距四十二
日天時暑熱雖函而浸酒焉得不壞爛腐敗孰能
辨其真偽哉義經機警絕人臨危踏險而不死者
數其必不授首於庸劣之泰衡矣賴朝奸雄揚言
天下以獲其首則足以鎮壓人心不必窮詰其實
也不然何其稽緩至此乎蓋使泰衡襲殺義經然
後聲其黨於義經之罪而取之此賴朝之成算固
已瞭然於胸中亦可推而知也至今夷人崇奉義
經祀而神之揆之情理其或然矣

文治五年秋八月賴朝將大舉討泰衡累奏請于朝
而朝議以其誅義經而有功不許之賴朝乃用大庭
景能策不待詔而發分軍三道並進衆幾三十萬泰
衡火城而遁泰衡部將河田二郎殺泰衡以降賴朝
讓其不忠斬之進討與黨

禎曰義經幼而託秀衡少長於其家聞賴朝起兵

而來佐之。以討木曾氏。滅平氏。既而得罪於賴朝也。復逃而託秀衡。秀衡以其舊好之故。憐而匿之。亦何深咎之。當是時。賴朝索義經甚急。是以怒其匿之者亦甚矣。然泰衡既奉勅而誅義經。則亦可以霽怒也。而必討之。而後已者。何也。蓋泰衡者。奧羽強族也。賴朝欲滅之。以成一之業焉耳。固非討有罪之師也。

奧羽既平。賴朝乃索其版籍。皆羅兵燹。無所得焉。既聞實俊實昌者諳州事。召見之。使圖其所記。以知其戶口阨塞。復流民。賚老人。放俘囚。禁鹵掠。取糧於上野下野。毫不累土人。乃至國府。大書其廳曰。國法一切仍秀衡之舊。勿得更革。令葛西清重留掌國務。遣使奏捷京師。簿上將士功。請分與二州地。十月還鎌倉。十一月。法皇欲賞其戰功。賴朝辭之。請賑貸陸奥窮民。

禎曰。賴朝親將而征討。唯此一舉耳。而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其鋒所向。如雷霆鬼神。攻取戰勝。奧羽強族。奕世盤據。崛彊難制者。不數旬而授首。奧羽

悉平而後處分州事亦皆得其宜也其將略才度孰能及之者耶以此觀之其能服人心而統一天下蓋亦非偶然也

建久三年春正月源賴朝創永福寺於鎌倉時平氏遺臣上總五郎忠光者嵌左目以魚鱗詐為眇者挾匕首廁役徒中搬運土石以圖刺賴朝賴朝適至作處見其形狀異之命左右收縛因詰其狀忠光對以實乃囚之於和田義盛家忠光絕飲食月餘賴朝命斬之

禎曰忠光之事與豫讓酷相類平氏族滅無復遺類則是非有所為而為者也明矣可謂義士也約趙襄子則感讓之義而宥其死至于再而後不得已殺之賴朝則不然直命斬之其與義理之志何薄非所以勉勵天下忠義士也

三月後白河法皇崩壽六十六讓位之後歷二條六條高倉安德後鳥羽五帝聽政院中三十五年

栗山愿曰後白河亂世之主也以藐四宮遽繼大統擁立五帝黜陟從心政事不為不久享年不

為不永而播遷拘幽幾至亡邦何也大倫不明而
 紀綱不振兵權不分而威福下移舉本朝上下二
 千三百餘年之變集在位在院三十八年之間雖
 曰天運蓋亦人事嗚乎邦家難于清盛危于義仲
 安乎賴朝以微乎賴朝蓋危邦之臣罪非不巨也
 邦而被危其無制甚矣茂君之臣惡非不著也君
 而見蔑其失道大矣使為人上者昭明如日月誠
 確如金石則罔兩讐於雷霆螢爝滅於太陽雖列
 百邪於廷內且不敢逞公麼眩小技以蔽聰明
 移心志也使為人上者孝友積乎內慈仁彰乎外

則彗孛化為景瑞鳩梟變為鸞鳳雖有窮凶極惡
 挾材任數之人方且陳力奉令之不暇何毒流天
 下延來世之有故後王欲端澄本源則豈徒切齒
 莽卓以懲于中逆哉必能流涕桓靈而勉乎自修
 矣

禎曰保平之亂啓端於後白河帝實為本邦亂
 世之首矣帝禪位之後猶執政權三十餘年嘗
 流竄崇德上皇使清盛殺其叔父義朝殺其父

二條帝嗣立而父子不相能。六條之立以其
叔父爲太子而彥倫叙又遽奪少帝之位而使童
稚稱上皇養和之亂無劔重而立天子國有二王
矣當是時彥倫全廢乎上而亂賊相踵乎下。帝
三爲逆臣所拘幽王室之卑弱極矣於是乎鑊倉
氏起竄謫之餘戡亂平禍霸業一成而天下之權
歸焉自此而後土地人民悉爲武人之有。天子
徒擁虛器于上天下之木勢變矣是本邦古今之
大界限而帝實當之矣安得免其責哉蓋古今

人主之失道未有若帝者也其失天下之大權
不亦宜乎但寶祚尚傳萬世而無替者蓋以神
武以降千數百年。列聖相承積德累仁之化入
民心者至深其餘澤窮天地而無盡爾。

正治元年春正月征夷大將軍源賴朝薨年五十三。
林恕曰賴朝口有蜜腹有劔而忍人也其功大於
清盛而其罪亦大於清盛陽尊天子而躬提挈綱
紀節制天下久假不歸其忍一也。範賴侗而無害
而放之其忍二也。義經勇敢有益世之功欺泰衡

以殺之既而又滅秦衡其忍三也。納景時譖愬屢辱功臣其忍四也。廣常者創業之勲臣而殺之何罪其忍五也。行家者叔父也全成者弟也不授邑不如恩共含怨以至於死其忍六也。忠賴者甲陽五藩鎮義定者遠州干城共是同姓之親也有功無罪或忌其勇殺之或殺其子使懷怨自及其忍七也。此七者其忍之大者也。此雖使賴朝能除其患以安其身又所以自斲其羽翼絕其種也。北條者雖婚家本是異姓之姦也。賴朝不知親親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也。北條能繼忍心以立私家猶三卿之於晉三家之於魯甲氏之於齊也。賴家之愚實朝之柔寄意於歌鞠以不悟之修禪寺之暴卒鶴岡之刺客誰其為之如北條所謂操我戈以入我室者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非賴朝之謂乎。

史論曰源賴朝以伊豆一羈人誅鋤平氏雖由奉辭計罪而雅量弘度亦有足以服人心者故能開霸府于鎌倉傳業三世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

王為天子逮捕通逃而兵馬之權實歸于己其術亦深矣究其所由則朝廷有以啓之也夫敵王所讎而獻其功雖十世宥之可也後自河法皇逼於行家義經之請降追討勅賴朝藉為口實奏請不已曲在朝廷遂失控馭之術此國家興廢之所係也

賴襄曰天下之權歸源氏久矣賴義義家經略東北前後十有五年而朝廷如不關知焉及其奏功為將士請賞格遷延不決甚而月以私鬪停之官符使其以私恩噢咻之則是朝廷自令其征伐刑賞之柄而付之源氏遂令東北豪傑曰寧背天子勿背源氏當是時使義家一唾手起則函嶺以東非朝廷之有也而不敢失臣節以終其身乃所以貽慶子孫也賴朝之起也豪傑之素附焉者爭為之用兵鋒所嚮莫不克捷而會於國家綱紀極隳之時基布所謂素附者於七道而坐制其命是雖其智術有以劫持上下籠絡一世則亦時勢之自至焉而其源實出於父祖之餘慶焉爾夫王家自

符使其以私恩噢咻之則是朝廷自令其征伐刑賞之柄而付之源氏遂令東北豪傑曰寧背天子勿背源氏當是時使義家一唾手起則函嶺以東非朝廷之有也而不敢失臣節以終其身乃所以貽慶子孫也賴朝之起也豪傑之素附焉者爭為之用兵鋒所嚮莫不克捷而會於國家綱紀極隳之時基布所謂素附者於七道而坐制其命是雖其智術有以劫持上下籠絡一世則亦時勢之自至焉而其源實出於父祖之餘慶焉爾夫王家自

國史纂論 卷之五
三十一
放失其權而莫之或收民安所倚哉於是王族之
任其器者代而操之以宰天下亦不得已之勢也
賴朝初建木業以致天下小康而不敢僭踰恭順
其迹是以足利氏以降更起宰天下者皆以上將
代操國權以服事天子莫非襲賴朝之故者則是
賴朝為天下萬世創不得已之事以立不可踰之
限而君臣之際兩得其宜也不然焉知莽操懿卓
不接踵我國哉雖曰賴朝有功德於天下勝其父
祖可也

禎曰。王室之衰弱由來久矣其失道亦非一日也。
至於保元治承之間而極矣其不能復制馭天下
雖兒童愚夫亦知之也。賴朝當其時因父祖之餘
威一舉兵而誅木曾氏之暴討平氏之逆坐制天
下如取掌上之物焉何其易也。世有以賴朝首奪
王權責之者也。則賴朝亦不得追其罪矣。雖然時
勢之至於此蓋有雖賴朝亦不自知其然者也。豈
非天耶。

國史纂論
卷之六
長門
山縣禎
編

國史纂論卷之五終

建仁三年秋八月源賴家疾劇其母政子度其不可起二分天下使弟千幡總督關西三十八州長子一幡總督關東二十八州一幡外祖比企能員圖滅千幡及北條氏已專威柄乃使一幡母說賴家賴家召能員而密議之政子聞其謀以告時政時政誘殺能員其子宗員等擁一幡據小御所時政急擊之宗員等放火自殺一幡亦焚死賴家聞一幡能員死大怒

國史纂論卷之六

長門 山縣禎 編

建仁三年秋八月源賴家疾劇其母政子度其不可起二分天下使弟千幡總督關西三十八州長子一幡總督關東二十八州一幡外祖比企能員圖滅千幡及北條氏已專威柄乃使一幡母說賴家賴家召能員而密議之政子聞其謀以告時政時政誘殺能員其子宗員等擁一幡據小御所時政急擊之宗員等放火自殺一幡亦焚死賴家聞一幡能員死大怒

國史纂論 卷之六

欲誅時政使堀親家告和田義盛仁田忠常義盛反告其謀於時政時政捕親家殺之啓政子使賴家削髮幽之於伊豆修禪寺奉千幡請命于朝是爲實朝朝廷以實朝爲征夷大將軍

禎曰國無二主家無二尊天下之通義也故嚴嫡庶之分正長幼之序冢子承家政出於一所以塞亂源絕單端也今鎌倉氏割天下而二之欲叔姪並治可謂悖理啓亂者矣而其源出於北條氏之私心恐其獨立嫡權歸外祖也世獨咎能員之欲

專威權者不深察之耳或曰政子之分天下者出於其愛季子之情而時政未必知之也曰立嗣者大事也時政豈不與聞之乎而未聞以其不可而爭之則其意亦可知矣

畠山重忠平賀朝雅俱北條時政女婿而重忠妻其前妻子也重忠子重保嘗與朝雅飲而相忿爭朝雅怒惡重忠父子於妻母牧氏牧氏啣之陰構之於時政時政欲殺重忠竊與其子義時時房議二子諫曰重忠屢建勲績專秉忠直故幕府素知其誠款託以

後嗣今信單辭遽誅舊勲後或悔不可追也能糾其
虛實竅及跡露然後圖之亦未晚也時政不聽遣兵
圍重保第重保奮戰而死又遣人於管谷給重忠曰
鑛倉有變宜急來會重忠信之將赴鑛倉時政使義
時時房總督諸將分道赴武藏重忠抵二股川始知
重保遭害義時來擊衆咸曰衆寡不敵不知還本州
據要害拒之也重忠曰據邑而拒之迹似圖不軌我
固無異志遂戰而死

史論曰重忠勇武絕倫數立戰功固所不待論而

忠亮誠慤雅量恢弘則鑛倉諸將皆所不及也當
時如北條義時時房亦服其德望而時政者恃信
牧氏之讒殘害忠良重忠不用據州拒守之計而
徒守匹夫之諒死于鋒鏑之下惜哉

貝原篤信曰胡氏謂凡亂臣賊子蓄無君之心者
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其惡若本邦北條時政之
於畠山重忠蓋先剪其所忌者也

元久元年秋七月北條時政弑源賴家先是賴家遺
書政子及實朝請得故左右親狎道遣幽鬱政子不

許。至是時政竊使人拉殺之。賴家盤樂無度。最好蹴鞠。不恤政事。遂喪其身。巖垣松苗曰。賴家繼父業以霸天下。而極奢侈恣女寵。遊戲于詠歌蹴鞠。不省國政。遂為北條氏奪其權。修禪寺之禍。是誰過乎。北條氏姦謀亦成於賴家無道矣已。禎曰。賴朝嘗剪其枝葉。斲其羽翼。恐其害本根也。而其子孫孤立。無所庇斬。艾滅絕。至於無遺蘖而止。悲夫。

建保六年冬十月。實朝任內大臣。十一月。進右大臣。承久元年春正月。行任大臣拜賀之禮。謁鶴岡祠禮畢而退。故大將軍賴家子僧公曉。從後抽劍斬之時。暮夜闇黑。諸臣騷擾。不知賊所在。公曉大呼曰。公曉報父讎。衆始知其所為。公曉走匿備中阿闍梨家。遣人說三浦義村。求為將軍。義村告北條義時。義時宣政子。命使趣殺之也。初賴家之遭弑也。公曉年四歲。政子命實朝子養之。後補鶴岡別當。常憤父之廢黜。遭害。欲殺實朝。義時以報讎。至是竟殺實朝。時義時

奉劍從之。入門稱疾作授劍。源仲章而先歸。公曉不
知仲章代義時奉劍。故誤斬之。以當常世又之惡
中井積德曰。初義朝弒其父并殺兄弟。賴賢賴仲
為宗為成
為仲乙若龜
若鶴若天王又更平治之亂。誅滅殆盡。及賴朝起
存者亡幾。賴朝又殺世父二。義廣
行家第二範賴
義經從兄
弟三。義仲光
家行賴從兄弟之子一人。義重
賴朝死之後其
子賴家
實朝三孫。一幡十
壽公曉一身。全
二姪
全賴
時光亦更相
賊殺。以絕其祀。悲夫。諺稱源氏相食。豈不信哉。後
之有國者。可以鑒焉。

賴襄曰。北條義時之弒其君也。假手於其君之從
子。而後誅從子。脫賊名而取討賊之名。以奪君國。
人莫敢議。自古弒君之陰狡巧黠。未有如義時者。
也。蓋義時使人嗾公曉曰。今將軍者子父仇也。子
伺其拜賀刺而斃之。又賤之曰。苟能斃將軍。則子
者故將軍之子也。可以代之。觀公曉成事。報三浦
義村使迎己。而義村告之。義時趣命殺之。滅其口。
而可以見矣。而義村與其謀者也。
禎曰。殺賴家者時政。而非實朝。實朝未必與知之。

則不可以爲父讎也。然縱逆臣而不誅之，則是黨逆者也。公曉之怨之，亦不爲無謂也。但實朝者繼父祖統而主鎌倉者也，則不可以私怨而殺之。獨誅北條可矣。况欲殺實朝以代其職，事出於私意，則於復讎之義又益失矣。豈陷乎義時之詐謀而爲此迷謬之舉乎。亦可憫已。

後鳥羽上皇常惡源賴朝把握兵權脅制朝廷及實朝遭害，以爲威權當復歸王室，而北條義時立異姓迎藤原道家子賴經爲主帥，以號令仍舊。上皇心愈不平，一日幸

熊野。仁科盛遠攜兒謁道傍。上皇擢爲西面。盛遠竟留京師。義時怒以鎌倉家人恣爲工臣奪其食邑。上皇勅還之。義時不奉詔。又以長江倉橋二莊賜倡龜菊地頭。侮慢龜菊。龜菊訴之。因勅義時停地頭。又不奉詔。上皇大怒。決意討之。竊諭關東諸將募以厚賞。承久三年五月。徵山城大和等十四州兵士。削奪義時官爵。聲罪討之。義時聞之。乃遣弟時房子。泰時朝時等將兵十九萬犯京師。京師震駭。上皇發兵屯美濃尾張間。泰時時房子擊之。官軍敗走。於是遣藤原忠

信源有雅等分兵據宇治勢多。撤橋連射東兵溺死者多。泰時子時氏先衆濟水官軍不能支棄守而遁。泰時長驅入京師。上皇懼不知所出乃復義時官爵。追還征討院宣。諭泰時曰。此舉不由宸衷爲謀臣所誤。乃歸罪於權太納言藤原忠信。權中納言源有雅等。泰時命諸將拘之送鎌倉以政子命特釋忠信其餘殺之於道。七月遷後鳥羽上皇於隱岐。上御門上皇於土佐。順德上皇於佐渡。初後鳥羽上皇之謀討義時也。以左近衛太將藤原公經結婚關東欲殺之。而後舉事。右大臣藤原公經諫曰。昔木曾義仲驕肆。後白河上皇命平知康討之。王師失利宮闕蹀血。輕遽舉事以辱天位。此近時之明驗也。關東勢強兵衆今不度力遽討之殆非計也。况公經廷臣制命在我。今急行誅戮彼之生死固無損益於關東。徒足以取怨啓釁也。上皇不納。然公經由是得免。既而王師敗績果如其言。

永井定宗曰。北條氏恣權蔑上之罪。舉兵討之可也。雖然當是時義時泰時施私恩結豪傑。四方靡

然無不服從者。視之於京師。則有人有道。而
上皇不量其時。驟欲動凶器。討之。豈能濟乎。上皇
若欲討北條之罪。修德下賢。由道惠民。民信衆懷。
而後舉兵。討之。東軍何抗。王師哉。夫兵貴時。動京
師。君臣無知兵者。君輕遽舉事。臣倉卒應之。而宇
治勢多不守。上皇蒙塵。群卿戮辱。豈不痛乎。
青山延于曰。自古人君。復諫違衆。輕遽舉事。未有
不喪國者也。袁紹不聽田豐之諫。以取官渡之敗。
苻堅不用群臣之言。以致淝水之歟。是以人君。兼

聽廣納。然後舉事。萬全而算無遺策也。後鳥羽
帝不勝一旦之怒。起無名之師。藤原公繼切諫。
土御門帝亦諫止之。帝皆弗納。蓋帝之意。以
謂義時一陪臣耳。王師誅之易。如拉朽。殊不知關
東無繫。上下輯睦。所以聲其罪者。適足以激將士
之怒也。及官軍一敗。歸罪群臣。以冀苟免。夫以唐
德宗之不君。其在奉天也。猶引咎自責。帝之不
及德宗遠甚矣。其致播遷。竟崩於海外。蓋非不幸
也。

復曰昔者魯昭公患季氏之專政將圖之宋樂祁
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
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
民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
憂公伐季氏果不克奔齊今後烏羽上皇之舉
亦猶是爾易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
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易戒其動樂祁之言蓋
得易之意矣然則上皇之動其不可也必矣
初義時之欲發兵也泰時諫曰昔平相國暴橫罔君

故大將軍受詔掃殄之上下安堵爾來關東相承世
奉朝廷矣而今無罪被討非議者之謬耶然而普夫
之下無非王土亭毒長養無非帝力今悍然與抗非
臣子之義宜束身詣闕唯命是聽天威尚不霽舉族
就刑亦何憾焉僕蒙赦宥晦迹山林以保餘生不亦
可乎義時沉默良久曰汝之所言則改正國治明主
在上之事也上皇登極之後政令乖亂人抱愁怨關
東所管獨免荼毒耳關東夷滅政出一塗則置蒼生
於何地耶自下剽上雖真謹可畏不為一己謀代天

下之憂而憂耳。關東得志廢昏立明固皇基於萬世。則宗廟之靈豈不鑑我心迹哉。且非震驚宮闕鋤除國之佞倖而已。汝速發秦時率兵逐犯京師。禎曰。秦時之諫義時義正而言切矣。然而不能及。覆熟諫以拯父於不義。舉兵犯闕亦何能追其罪哉。及京師陷也。獨誅首謀者可矣。而遷三皇於遠島不亦甚乎。

北條氏建南北兩府於京師。六波羅留秦時時房鎮之。曰兩六波羅。

賴襄曰。北條氏既定承久之難。留部將鎮京師。建六波羅兩府。置四十八所。箠卒隸焉。名為護衛宮。其城其實鎮壓之。於是遠近屏息莫敢生心。四方望以倚安焉。蓋北條氏以足利氏所以處鎌倉者。以處京師也。而足利氏獨任之。北條氏分任之。足利氏襲封之。北條氏更代之。故足利氏不得鎌倉之力。而常患其難制。北條氏能制兩府得兩府之功。以制天下。凡鎮兩府者。任久乃召還執政。取其諳練京畿西國事。是。可以為後世之法矣。

初土御門帝立。上皇第三子守成。順德為皇太弟。上皇
深愛之。因使帝亟傳位。帝雖心不懌。而無幾微形于
色。閑居優游。歌詠自遣。上皇之討北條氏。帝謂時未
至。屢止之。上皇弗聽。及王師敗。義時遷二帝。後鳥羽
於海外。以帝不預軍事。獨不及焉。然帝不忍獨在京
師。使攝政道家諭旨。鎌倉義時乃遷帝于土佐。後改
遷于阿波。寬喜三年崩于阿波。
史論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百行莫先乎孝。帝之
篤孝。酷似高倉帝。而有難能者焉。本院後鳥羽

欲立。順德帝而使。帝去位。曾無幾微見於天
顏。此非孔子所謂色難者乎。本院欲誅北條義
時。而帝諫之。此又非孔子所謂幾諫者乎。設使
本院從其言。觀釁而動。待時而發。則豈復有播
遷之禍哉。帝既不預其謀。義時亦無所施。其悖
逆。而帝必欲與。本院同其憂。冒彼濤之險。虺
蛇之與處。蒼梧之駕。竟不返天乎。及四條帝崩。
而無嗣。北條泰時懇求帝胤。立後嵯峨帝。土御門
第二子於榛莽之中。豈非孝感之所致歟。天之保佑

果不忒矣。

後堀河帝初納太政大臣藤原公房之女爲后年長於帝及藤原家實相其女入爲后年僅九歲乃黜前而后使帝不得幸之既而藤原道家相其女亦入爲后而黜前后如初。

禎曰天子立后不出其意大臣任意進退之而大臣黜陟又陪臣制之顛倒錯亂如此宜乎天下之形勢一變臣主易處朝廷之尊永受制於將府終至陪臣廢立天位豈不悲哉蓋王室失道而權下移其極至于此天邪抑人邪。

仁治三年夏六月鑲倉執權北條泰時卒孫經時襲其職泰時爲人寬厚識量過人政子嘗割義時莊園與諸子命泰時注擬泰時自取甚薄政子問之泰時曰我不肖忝襲家職何患不給唯以撫諸弟爲意而已政子嗟歎泰時在職十八年政平訟理衆庶樂業嘗定憲令五十條謂之貞永式目泰時清廉自率無聲色娛翫之好惠愛民物資性謙謹不喜登顯位躬行節儉衣服器皿雖敝而弗改造初在京師見樛尾

僧高辨問治國之要。高辨曰。治國之道。如醫之治病。良醫能察其原。然後投劑。故能療病。夫國之不治。由人欲害之。欲心一萌。百殃競起。子執國政。躬自率勸。何不成之。有秦時曰。雖一人勉之。奈衆不從。何。曰。是不難在子之心耳。未有形正而影曲。政正而國亂者。正也者。無欲之謂也。子誠能寡慾。則人人化德。而嚮風矣。秦時大悅。服膺其言行之數年。風化大行。

青山延于曰。人君之德。莫大於儉古之帝王。莫不勤儉以興國。奢泰以亡國。故堯之興也。以土埶。桀

之亡也。以瑤宮。禹之興也。以卑宮。紂之亡也。以玉盃。蓋儉則用足。故取於民有制焉。奢則用乏。故取於民無藝焉。易謂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審聖人取象之意。所以教勤儉。誠培克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觀北條泰時之治國家。至誠以待下。節儉以化民。衣服器皿。雖敝而弗改作。百姓被其澤。四海受其賜。死之日。民若喪考妣。夫風化之行。捷如影響。泰時身以陪臣位。微官卑。而其治効若此。况人君居九五之尊。有四海而朝天下者乎。孔子

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豈不信哉。

巖垣松苗曰。泰時以土御門帝嘗諫。後鳥羽

東征之故。四條帝之崩。固請立其子。為後。以秋

田城介義景為使。義景問曰。先臣詣闕。忠成王

帝之立。則如之何。泰時曰。若然則宜廢新主。立

土御門帝子。何憚之有。甚矣其無禮。孰謂泰時為

賢乎。

禎曰。泰時行己之恭儉。為政之仁恕。民服其化。海

宇致清寧。世以賢稱之。固宜矣。然謂之仁人。則否

也。昔者楚令尹子父事上而忠。為國忘其身。賢大

夫也。孔門弟子疑其為仁人焉。而考其平日為楚

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是以聖人不敢許其

仁矣。今察泰時所謀。亦皆無非抑王室。張霸圖之

事。則稱之曰仁人。君子不許也。

寬元二年夏四月。北條經時廢征夷大將軍藤原賴

經。以其子賴嗣襲其職。時年六歲。明年經時納其妹

為未人。年十六歲。

禎曰。強臣專權。大率利幼主。是以自皇室之衰。天子稍長。則皆登禪位。白河上皇以降。政出院中。源平氏興。而更制其君。而至一時有三四上皇。鎌府亦效之。北條氏擅權。大將軍常不得久其職。唯幼冲備位焉。已至於其屢逐主。則專橫亦滋甚矣。北條時賴嘗詣鶴岡祠。夢神告之曰。汝欲致治。須用青砥藤網。既覺。明日召藤網。給以食邑。藤網怪問。時賴告以夢兆。藤網辭曰。君今以夢用僕。他日又以夢斬僕耶。夫無功受賞。是謂國賊。臣未有微効。不敢當。

此賞時賴益敬異之。奏授左衛門尉。爲引付衆有公文所與。德宗領爭田者。具有辭證。時賴處決。以田屬德宗。領藤網覆議。以田還本主。田主喜。以錢三百緡密置其庭內而去。藤網怒曰。斷訟持平。豈特爲汝耶。實恐主君招寬枉之譏。苟我處決得當。則主君宜見賞獎。汝之貨焉得汗我乎。以錢還其家。嘗行過滑河。誤墜十錢於水。藤網乃出五十錢買炬。雇夫照水。搜索竟獲之。或笑其得不償失。藤網曰。不爾十錢雖少。失則永損世寶。五十錢布在民間。彼此六十錢終不

失一錢其利不亦大乎。聞者歎服。藤綱性好施與。所入俸祿悉賑貧困。自奉甚薄。衣無縑帛。其在職。廉潔剛直。不憚權貴。於是奸吏斂迹。士風頓革。

禎曰。余於戰國間人物。所最敬服者二人焉。吏治則青砥藤綱。將略則楠正成而已。若夫政事之才。如泰時時賴。勇武智略。如甲越二氏。織田豐臣。二公豐勲丕績。垂於青史。炫乎萬世。然其所爲皆不免謀利營私之意。至於藤綱之公。廢正成之忠誠。則茫茫宇宙。能幾人歟。千載之下。聞其風者。誰不

欽仰感慕哉。

弘長三年冬十一月。北條時賴卒。初泰時卒後。綱紀廢弛。獄訟滋興。時賴在職。一守貞永式目。遵鎌倉舊制。士庶翕然悅服。天下稱治。及解職。慮遠境吏不奉法。下有冤枉。陽爲行脚僧。周巡四方。觀省風俗。察問辨覈。隨其善惡。以行賞罰。由是郡國守宰。人思自厲。風化大行。及卒。將士無親疏。悲慕慟哭。薙髮者甚衆。至下令諸國。禁薙髮者。其得人心如此。史論曰。世謂時賴爲僧。巡省風俗。不急於求賢而

徒勞於自為。非為治之道。大率以此病之。殆不然也。時賴退居最明寺。則鑿倉。一閒人耳。夫天下之大。郡國之廣。豈能得周流而悉知其情偽哉。然舉一善。則天下勸。除一害。則萬民獲。壞衲敝屨。不憚跋涉之勞。而鑿倉之政令。出於幕府者。固自若也。無損于治體。而有益于採訪。出世而經世。其用心乎民瘼。固非逸豫求安者之所能為。未可以此訾之也。青砥藤綱。耿介鯁直。時賴推而用之。遂以廉吏稱。由是觀之。時賴在職之日。能得人材如此。豈謂不急於求賢哉。

青山延子曰。北條泰時。居執權之職。勤儉廉潔。以身率下。風化大行。時賴繼之。善守其軌制。由是海內又安。風俗淳朴。後世言治者。必稱泰時。時賴後之人。牧苟欲致治。可不則而飭之哉。

禎曰。時賴繼泰時之遺緒。專精圖治。躬行政事。卓然可見。世以賢稱之。與泰時相匹。亦宜矣。然察其心事。結民心。立私家。抑上威。而固我權。此其所以承父祖之遺意。而經營者。在於此矣。至其再逐其

主也不臣之情。益可見矣。嗚呼道學不明。義理晦蝕。當時以賢稱。如泰時時賴。其背道悖理如此。可勝歎哉。

初北條時賴廢征夷大將軍藤原賴嗣。奏請迎後嵯峨上皇。庶長子宗尊親王襲職。上皇悅。許之。詔爲征夷大將軍。及至。時賴改造府第。崇奉頗超。舊主僧正良基。法印嚴慧等。常昵侍親王。文永三年。竊與其黨謀滅北條氏。親王不之知。事泄。良基奔高野山。絕食而死。嚴慧亡命。北條時宗乃廢宗尊。還京師。奉其子

惟康爲主帥。年僅三歲。

史論曰。北條氏立攝關之子爲鎌倉主帥。而將士或有夤緣攀附。欲圖北條氏者。時賴患之。其意以爲。後嵯峨上皇我家所擁立。請其皇子爲主帥。則幕府無虞矣。故迎宗尊親王而立。久明親王。上皇之孫也。貞時迎而立之。亦如時賴之謀。而將士狃以構變。動輒辭連幕府。故宗尊久明相繼廢黜。惟康守邦。並以二世王陞爲親王。名愈重。而權愈輕。北條氏之慮變。可謂周密矣。

文永七年。蒙古使其臣趙良弼持書來求通好。朝議既草答書。詔下。鑲倉議執權。北條時宗不可而止。十一年冬。蒙古兵侵太宰府。鎮兵距戰不利。少貳景資射中賊將。賊兵宵遁。

建治元年。蒙古改國號曰元。使其臣杜世忠何文著撒都魯丁等至長門室津。北條時宗命收杜世忠等。送致鑲倉悉斬之。元兵屢寇西陲。時宗乃以北條實政爲九州探題。減公私用費。權罷京師木番兵。選武幹士分遣鎮西諸國。以備元寇。

弘安四年。元兵大舉。寇壹岐對馬。本月侵太宰府。鎮兵擊破之。元兵轉至鷹嶋。七月晦。夜大風雨。戰艦覆沒。死者無算。鎮西兵乘勢掩擊。元兵十萬。得生還者僅三人。

史論曰。時宗斬元使。或疑此激元主之怒。而速其兵也。嗚呼。可曰。不然。彼挾疆大之勢。以臨我。我屈伏以事之。彼將責我以稱藩朝貢。而陵辱誅求之。無厭也。夫赫赫天孫之胄。臨馭瑞穗國。代天子民之道。固無假於彼。而張夸辭。以脅制我。是蠻夷

我也時宗執其使而戮之。宣揚威武。震懾外國。其
舉甚善矣。彼欲洩怒於我。則我固有備。選將蒐卒。
屯戍沿海。軍國之需。一無所闕。故元主大興舟師。
來寇。而卒不能得志。雖由神明之祐。亦時宗堅忍
不拔之志。與防禦得宜之所致也。元主創艾。不能
再舉。永無西陞之虞。時宗之功。不亦偉乎。

禎曰。元兵之寇西海也。世傳我皇祖之神威赫
怒。忽起風雨。以殲其全師。世俗之談如此。然神威
竊冥。固人智之所不能測也。唯我西陞防禦之有

備。適乘風雨。得以殲大寇。亦時宗之功。為偉矣。若
徒恃神威。而祈禳禱祝。不設備。不亦危道乎。後之
有國家者。豈可獨特神威。而懈乎外寇防禦之術
哉。

正應二年冬十月。北條貞時。廢大將軍。惟康親王迎
久明親王。為鎌倉主。詔以久明親王。為征夷大將軍。
德治二年秋八月。貞時廢大將軍。久明親王。送還京
師。立其子守邦。詔以守邦。為征夷大將軍。

賴襄曰。北條氏之悖逆極矣。敢廢立天子。進退宰

輔易置大將軍如奕棊然而其家得傳九世無天道耶曰天之立君爲民也非爲君也而暗君以爲爲己也猶君之置相爲民也非爲相也而庸相以爲爲己也後世人主務奢泰淫佚以位爲樂以竭天下之民力而以爲當然是以盜賊公行矣夷虜內犯矣則曰是武臣之任耳非吾所親治也噫如此而欲以長持天職以託於民上天豈聽之乎所謂武臣者則終身百戰以除民害而不能得朝廷官爵官爵名也權利實也名出於朝廷而實出於

天天以其實與源氏故源氏收天下之實而朝廷擁其名而已然其曰征夷大將軍者有其實焉故朝廷亦從而予其名也至其子孫乃貪虛名又忘其職而樂於驕奢淫佚所以其權利歸於北條氏也北條氏別立主以嗣源氏之名而已守其實唯守其實也故其世世所務在於養民養民非自儉自勤不可如曰吾務盡心於其實名非吾所敢貪也是以北條義時雖遷官猶稱原衛子孫皆循其遺意終於相摸守武藏守而相摸守武藏守能易

置大將軍能進退攝政關白能廢立天子何哉天下之實在於此也天下之實在於此而自儉勤以養民是不有天位而為天職也當時天子與宰輔將軍徒擁其名以敵其實欲收奪其權而不知天之所右在彼不在此不然烏以此悖逆之徒而得傳九世乎至於高時一為驕奢淫佚則天誅不旋踵嗚呼豈曰無天道哉

後伏見帝伏見帝子年甫十一以永仁六年七月即位

位三年正安三年春正月傳位於皇太子後宇多上皇第一子

初伏見帝後深草上皇第二子藉北條時宗力得立

為太子及嗣位密諭北條貞時曰龜山帝在位之日

常憤卿祖先遷後鳥羽帝於海外切齒思為之報時

幸無釁若使其孫子嗣位必繼其志卿安得晏然朕

藉關東之力得以繼大統思與卿同休戚唯卿圖之

貞時信之不欲使龜山皇胤嗣位遂與伏見帝謀立

帝於是後宇多上皇龜山帝第一子不悅遣人於鎌倉讓違

先帝詔貞時遂定後深草龜山並後嵯峨帝子兩宗迭立之

策限以十年請先立上皇皇子以次相傳

史論曰。兩宗迭立之議。出於一時姑息之計。豈得
為長久之道乎。況天位限以十年。開闢以來所未
聞也。陪臣執國命。君若贅旒。然可悲也矣。
巨勢玄仙曰。凡民買一僕。猶欲久在其家。雖一邑
一縣之主。亦非至惡。則無有朝命夕罷之義。帝
在位僅三年。無一失德。逼使讓位。是何道理。貞時
專恣。不可勝誅矣。

青山延干曰。北條義時。以梟雄之姿。懷覬覦之心。
鋤諸將。傾實朝。遂成篡奪之勢。陽奉賴經。陰執大
柄。廢立黜陟。皆出其意。方之司馬氏。之在魏。殆有
甚焉。然繼之以泰時時賴之賢。故得能鞏固其業。
以傳子孫。及至時宗貞時。亦能幹父。盡然身以陪
臣。遙執朝權。不能建萬世長久之策。為一時姑息
之計。倡兩宗迭立之議。竟陷元弘之亂。九世之宗
一朝而滅。悲夫。

後醍醐天皇。元應元年。立藤原實兼之女。為后。安野
公廉之女。媵之。號三位局。後為准后。帝寵之。惑溺日
甚。垂水廣信上疏諫曰。夫木君天之宗子也。當代天

以育萬物是故身法四德而教以五常則天下治其
身不正而庶民無教則天下亂今乃好色失其本性
禍亂何遠伏冀速改之也諫爭雖非下官之事而心
有所不忍因冒萬死以上言疏奏不報廣信便去歸
於勢州與妻子耕于垂水後帝徵不至中務卿親王
兵部卿親王及源尊比源義貞等連辟皆不至農暇
著書名曰嘉文亂記初廣信在京常與藤原藤房論
學一日語藤房曰宋大儒朱晦菴之書前此六年始
入本邦世儒未有知焉我幸得之深尊信之請令借

之宜覃思於此書藤房諾然藤房之學雅混儒佛以
故卒與廣信不合

藤井臧曰廣信其仕而優則學者乎官暇讀書殆
有所得宜其出處可觀矣且觀其曰始得晦菴之
書以尊信之則廣信是今日讀朱註者之師祖乎
尤可仰慕焉或問三諫而不聽則去渠詎一諫而
去乎曰居下位而無言責一諫尚恐有非據之責
何獲至於再三如廣信則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絡
日者歟後來連辟悉不屑就與妻子俱終身於畎

畝之中。始終如一。頗有龐德公之風。學之所陶鑄。可見矣。

禎曰。元弘帝。雖一旦藉將士之力。而成恢復之功。然及其割地行賞也。頗從准后請謁。濫賞無功。而有功者反不得賞。於是乎天下復亂。廣信之言。果著龜矣。然則其見幾而作者。可知也已。

元弘元年後。醍醐帝密圖討北條高時。而事稍泄。高時乃用長崎高資之計。將廢帝而遷之於海島。遣二階堂貞藤率兵三千至京師。帝聞之。倉皇出宮。晉幸

笠置寺。於是逆畿之兵稍集。而四方勤王之師未至。帝憂之。適夢紫宸殿前庭有一大樹。南枝最茂。下設御座。忽有二非角迎帝。坐之。帝覺而異之。以爲木傍南楠也。意將有楠氏者而輔我歟。即召寺僧問之。對曰。河內國金剛山西有楠正成者。橘諸兄之裔也。以勇武聞世。帝謂所夢殆是。乃遣藤原藤房召至。行在帝見之大悅。委以興復。問滅賊之計。正成曰。逆賊暴虐。自招覆亡。天誅所加。蔑不剋爾。但創業之功。要在謀略。若以力爭。則武相之兵。天下無敵焉。以謀屈之。

則易撓也。已。然兵有勝敗。或遇小衄。必勿煩聖慮。臣如獲存。何患不濟。辭歸城。赤坂。

後醍醐帝憤北條氏之暴。圖誅之。以蹈

後鳥羽上皇之覆轍。亦可憫矣。然後鳥羽竟崩

於海鳴。帝則一獲恢復者。當義時之時。北條氏

之惡未甚顯。泰時亦能得人心。而後鳥羽不勝

一旦之憤。卒然起兵。以自取禍敗也。至高時。則罪

惡貫盈。加以長崎高資之驕橫。衆怒民叛。天下思

亂。而帝乘其時。以圖誅之。雖一旦蒙塵。亦首徵

楠正成於行在。託以討賊。正成奉詔。而唱義數出

竒。以挫敵威。武震天下。是以帝雖一遷海鳴。天

下勤王之師。所在競起。遂使鸞輿得再還京師者。

雖時運便然。亦由帝能徵正成。以係天下之人

心。而天下忠義之士。聞其風。以興起也。其得賢之

効。不亦大乎。

楠正成誘隅田氏高橋氏之兵。而大敗之於天王寺。

之傍。後數日。宇都宮公綱將兵五百來攻天王寺。正

成將引退。衆皆請戰。正成曰。公綱坂東驍將。今承大

兵敗衄之餘。以寡軍進。志在必死。我能勝之所。七亦多。宜愛士卒。以圖後舉也。且彼銳而輕。不能久。遂引兵而退。居數日。出民兵。盛列炬火星布中澤。如北連夜。滋多。滋逼。公網意其衆日盛。潛引還。

村田通信曰。古人有言曰。能弱能強。隨時而進退。因資而成功。正成能達乎此道。故其能屈伸如此也。

禎曰。正成聞宇都宮氏來。不戰而退。似怯也。然避其銳而不損士卒。更出奇以走敵。是不戰而屈人兵者也。非老於謀略者。則不能也。易曰。師在次。无咎。未失常。正成之謂歟。

護良親王。城吉野而據之。北條高時遣二階堂貞藤將兵二萬餘攻之。城將陷。左馬權頭村上義光言於親主曰。事急矣。臣願得賜君甲冑。以代君死。君可以間出。親王不聽。欲與義光同死。義光曰。君今死天下事去矣。誰復成恢復之功哉。君一身所係甚重。豈得同微臣死耶。親主泣脫甲冑與之。義光登城門。自呼稱親王。自屠而死。敵衆皆集丁方。親主以間出城追

兵至。義光之子義隆拒敵而死。親王脫急逃高野山。永井定宗曰。義光自從親王。迴歷南紀之間。以往百戰萬危。不顧其身。終為親王之紀信。真可謂千古之英雄矣。親王嘗以義光比北宮黜。然黜也。徒有勇而無義。如義光父子。義勇兼盡。豈宮黜之所能及也哉。

禎曰。吉野城雖陷。然當是時。義兵並起。四方豪傑響應。遂使元弘帝得再還京師者。安知非義光父子忠死。興起天下忠義之心哉。

元弘二年春三月。北條高時遷帝於隱岐。初帝之在笠置也。兒嶋高德備後人稱備後三郎謀起兵勤王。會行在失守。車駕西狩。高德聚族議欲奪車駕于路。乃要之於舟坂山。已而車駕自山陰道計竟不成。乃踰三石山。徑赴杉坂。則不及焉。於是衆皆散去。高德欲見帝。道其衷。微服夜至御館。竟不得間。庭有一櫻樹。斫使白題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明日衛士見之以白帝。帝心竊喜。及帝幸船上山。高德與父範長共詣行在。

古賀樸曰。方衰亂之運。君臣大義不在搢紳。而在武夫悍卒。不在畿甸。而在遐陬僻邑。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可得。而磨滅者。非時地之所能限隔。如備後三郎是也。

禎曰。余觀天王寺所藏高德旗幟圖。有文其略曰。其闕闕以還。有君有臣。有父有子。忠孝事之。人道乃然也。若背此道。則天地之所不容也。故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吾雖不肖。碎肺肝。運智計。時為范蠡。欲一為君。雪會稽耻。為吾徒者。

宜輕生命於塵芥。曝尸於軍門。嘉曆二年五月初三。備後三郎高德。以此觀之。後醍醐帝之欲圖北條氏。蓋非一日。而天下忠義之士。亦有密應其志者。而待時乃發也。蓋高德父子忠烈。非一旦感激奮厲之所為。而義理之心。發乎肺肝。確乎其不可奪。宜乎其精忠義烈。歷艱險。涉困阨。而終身不變也。

三年閏二月。帝潛出隱岐。至伯耆。名和長年奉帝。據船上山。於是諸國勤王之師。望風悉至。兵勢大振。乃

使中將源忠顯率兵入京討六波羅赤松則村與六波羅兵戰累破之足利尊氏遣使行在納款五月源忠顯進軍竹田足利尊氏屯神祇官赤松則村陣東寺三面薄攻六波羅兵大敗北條時益時益仲時共為六波羅鎮將中矢而死守良親王要擊北條仲時于近江番馬仲時敗死上野人新田義貞起兵攻破鎌倉北條高時伏誅鎌倉悉平征夷木將軍守邦親王薙髮自鎌倉開府源氏三世藤氏二世親王四世而北條氏以陪臣執權於其間者九世凡百七十餘年而亡

林恕曰北條世行陰德以使民懷已也承久放三皇元弘流一帝既分皇統以為二流又拆攝家而為五家初賴朝時攝家唯有近衛九條二流北條氏之分之為五家關白良實為二條氏之祖關白實經為一條氏之祖並出於九條氏攝政兼平為鷹司氏之祖出於近衛氏爾後五家更迭任關白而梓免皆出於北條氏之意皆奪其權也何忍之甚其罪之大哉况主將在上待之如木偶如泥塑也何使其屢易位乎已有君臣之名而何無上下之分乎嗚呼義貞興而高時伏誅氏族絕滅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誠哉

中井積德曰。北條氏以智數權力。竊國柄。其險謀
 譎詐。雖多端緒。要之以收人心。為歸。故薄稅歛。省
 冗費。躬儉素。賑貧窮。似仁也。八世之間。爵不踰五
 品。官不出州牧。胥率執臣節于幕府。似恭也。北條
 氏不敢自尊大。而威權所在。諸將牧守。皆其等儕。
 而爵位上之者。其交際。則翻有若君臣者。於是乎
 承久之役。諸將無異志。爭為效死。又有若秦時時
 賴。雖未知上下之大節。而實有願治愛民之心。是
 以人心益固。至高時之無道也。自取滅亡。豈緣失

人心矣。然則北條氏之事。始於得人心。而終於失
 人心耳。是故古昔聖王明君。唯人心之為可畏。夫
 智數權力。飾情假仁。苟得人心。斯足以興也。況至
 誠感孚于人心。而風動者乎。

帝發船上山。六月入京師。駐蹕東寺。議還宮儀。群臣
 或言宜用重阼之禮。左大臣藤原道平曰。陛下雖在
 外。久然躬奉神器。宜用巡狩還宮之儀。帝從之。既還
 宮。廢高時所立新帝光嚴。去正慶號。悉削新主所署
 官爵。尋賜號於廢主。為太上天皇。

青山延于曰。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量仁親王。後伏見既為帝儲。貳方。帝
之蒙塵。則監國稱制。固其宜也。然帝未讓位。太
子既為賊所立。斥為閑位。則帝之復位。勢不得
不廢。既已廢之。則故親王也。安可以尊號加之哉。
名之不正。莫斯之甚。恢復之初。庶績草創。而紀綱
紊亂如此。宜其再致播遷也。

車駕既還宮。護良親王尚在外。約束士衆。繕修器械。
帝遣參議藤原清忠。詔還僧服。親王答詔曰。方今大

慙殄滅。雖由陛下神武之所致。愚臣亦與有勞焉。臣
竊以雖天下已平。兵備未可遽弛。足利尊氏憑藉天
威。僅効微勞。陰懷跋扈之志。若不及其勢微而剋鋤。
則是又生一高時也。臣之未肯歸佛台嶺者。為是而
已。若暫借臣以閫外之寄。則誅豎子。以消禍亂於未
萌也。帝報曰。尊氏未有罪責。且加戮將士解體。王
勿妄舉。失衆心也。若其執節。鎮廟社。宜從其所請。
乃拜征夷大將軍。封以北條泰家。食邑尊氏深忌親
王。結帝寵姬。准右藤原氏誣以謀反。帝怒。幽親王於馬場。

殿親主上書訴冤不達尋流於鐵倉幽之土窟建武二年七月足利直義使人殺之於窟中

三宅緝明日不知而爲之謂之愚知而爲之謂之迷色之禍人國尚矣帝亦千載英主也然人之所愛莫若子而况護良功烈識謀一時無比政之所虞莫若姦賊而况足利尊氏巨勢詭計一時無之比而卒受厥詒執兒付遣任之屠割慘不可言其處心顛倒以至乎此豈非有艷妻中夜之泣由內促之而然哉可謂迷甚矣由是觀之未有夫婦

不正而父子得親者也

安積信曰自古忠臣孝子不得其死者多矣而未
有若護良親王之慘烈可哀也建武中興之業楠
氏新田氏諸將竭力於戰鬥而發縱指示則在于
親王謂之中興第一亦可矣縱令有太過猶當據
周禮八議之法議親議功宥三死而優遇之况
臣尊氏將圖不軌忌其威名賂寵姬讒之皆誣罔
之言帝不悟遽幽囚之何耶人之大倫莫重於
父子以萬乘之英主放大功之孝子當時朝廷百

僚苟列疏直諫以明其誣罔之寃則帝或當霽宸怒而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耶若不得已而幽之亦宜付之忠貞行孝之臣使其保令終之美此之不慮而顧委之鬼域虎狼之直義遂為所魚肉何耶

禎曰尊氏姦雄使其得志則必難制不無所謂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之患也護良親王欲及其勢微而圖之亦不為無所見也然當是時尊氏有功而惡未顯討之師無名且當興復之初而遽戮功臣

人人懷危懼衆心或離故不若待時而動也且欲天下安靖竭亂不起則莫如治其本也根本深固則未自不搖天下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躬人君常戰兢自省修德任賢遠讒酬功節用而愛民柔遠而能通政修民懷則尊氏何由得肆其虎狼之心哉縱令其圖不軌亦易制焉耳親王為天下深慮則宜說帝而先治其本以固興復之業矣則雖有尊氏未必致大害也不然則尊氏雖滅豈更無尊氏哉親王輕圖事因為姦雄所陷罹奇

禍以死悲哉。雖然親主自初起兵焦心苦身顛覆流離備經艱阻以身任天下之重至以一成恢復其功實爲多矣而帝信讒邪廢大功而棄懿親使其含冤以死其不明如此欲天下弗復亂得乎。建武元年春正月營大內以安藝周防租賦充其經費徵諸國地頭所入二十分一盛興土木大營宮室用度不足始用楮幣權中納言藤原藤房諫曰大亂之後賦役煩苛則民不聊生矣禹卑宮室興秦作阿房亡陛下宜鑒之弗聽。

夏五月出雲守護鹽屋高貞獻千里馬帝問內大臣藤原公賢曰天馬之出未之前聞今不求而至其應如何公賢歷徵故事以贊其瑞群臣稱賀藤房後至帝又問之對曰臣聞明主所瑞者人才奇異之物非所貴矣昔穆王愛八駿而周政衰孝文光武却千里馬而漢業盛此二者得失之應昭然可睹矣方今天下初定創夷未復而百辟偷安庶僚阿諛國家安危置而弗問忠勲之士群集闕下功狀委積而主者不時決賞典所及非朝臣則其參佐僚屬有功將士大

率憤冤缺望。有司宜速論功。行賞以慰將士之心。而營繕大內。顧興不急之役。使民重困。赤松則村。屢立大功。効忠皇室。而被前所補守護職。僅賜其舊邑。不知則村何罪。而陛下遇之如此也。且如將軍家人之號。賴朝以來。相承有年。今削奪其號。將門名族。降伍編氓。怨讟由是興。方令陛下之政如此。而此馬適至。是殆胎禍亂也。夫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則聖化及遠。何須此馬。異時若有不逞之徒。倡亂則此馬適足以爲軍國告急之資也。伏願陛下裁玩物之志。而留心於行政矣。帝不懌而罷。

冬十月。藤房棄官而去。藤房屢諫。而弗聽。謂爲臣之道於我盡矣。一夕侍帝。諷以比干東齊之事。至曉而退。徑入北山爲僧。不知所終。

林道春曰。有文衡者。說人曰。微子去而殷墟。范增死而楚燔。今藤房見幾而去。天下殆哉。岌岌乎。文衡其知人乎。其後果有建武之亂。

禎曰。元弘帝新復位。政歸一統。天下刮目望新政。而帝之舉事無一可觀矣。其事營作耽宴遊。

用婦言。近讒佞。廢忠勲。踈功臣。莫非亡國之事也。
藤房不忍坐視。邦家之顛墜。屢切諫。弗聽。於是乎
知其不可復為。乃脫蹠。軒冕而去。詩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使賢者棄位。而遠遯。國家之亂亡。其遠
乎哉。

國史纂論卷之六終

